

清华简《保训》疑悟举例（三则）

陈民镇（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）

摘要 《保训》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最早公布的一篇，引起学界热烈讨论。然相关释读尚存疑悟，未有定讫。其中简 1 “自渎水”的“渎”即“渍”，当读作“頰”为宜，或作“沫”、“𩇛”，训洗面。简 2 所见“𩇛”，似相当于《尚书·顾命》的“渐”。简 7 所见“三降之德”，亦聚讼纷纭。“三降”的行为主体是虞舜，时间在其“受厥绪”之前。文献称虞舜“三徙成国”，正是其“三降之德”的注脚。

关键词：清华简；保训；虞舜


中图分类号：K877.5 **文献标识码：**A **文章编号：**1003-6962(2012)01-0045-06









2008 年 7 月，一批流散香港的战国竹简经由校友捐赠，入藏清华大学，是为“清华简”。由于这批竹简内容直接涉及始皇焚书之前的经、史典籍，故消息甫一公布，便激起学术界讨论争鸣的热潮。目前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第一册已付剞劂，内容分别是《尹至》、《尹诰》、《程寤》、《保训》、《耆夜》、《金縢》、《皇门》、《祭公之顾命》、《楚居》九篇。^[1]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消息，相信清华简的公布将大大推进对中国上古史、古文献、古文字等领域的研究。

清华简最早披露的是《保训》。^[2]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〈保训〉释文》（以下简称《释文》）、图版^[3]公布后，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。后李学勤先生《清华简〈保训〉释读补正》^[4]（以下简称《补正》）一文，对释文进行了补正。在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（壹）（以下简称《清华简（壹）》）一书中，李守奎先生在原整理成果的基础上，参考了学者们的讨论成果，进一步拟出相对完善的释文及注释。然相关释读尚存疑悟，未有定讫。笔者不揣固陋，试陈札记三则，以就正于方家。

一 “自渎（頰）水”解

“頰”字，简文写作，下有合文号。《释

文》隶作“渍”，读为“𩇛”，字或作“頰”、“沫”，洗面，引《尚书·顾命》：“甲子，王乃洮頰水。”该字下面的合文号，《释文》失察。在清华简《保训》座谈会上，李守奎先生认为该字当作“演”；^[5]陈伟先生亦持此说，并引《易·系辞》孔疏引郑玄云“史传讖纬，皆言文王演《易》，演谓为其辞以演说之。”自演，是说文王亲自草拟传保的文辞。^[6]李零先生认为应作“演 = ”，是“演水”二字的合文，与“渍”、“𩇛”等字无关；此水相当哪条水，还要研究，大概离岐周之地在两天以上的路程。^[7]林志鹏先生从之，并进一步指出“演水”疑即陕南的“洵水”。^[8]有学者指出“演水”释作地名非是，“自演水”即可读为“自酌水”或“自酌水”，应是想表明当时的回光返照之现象，进一步暗示病情之危急。^[9]李锐先生则认为“演”疑读为“寅”或“寅”，《说文》：“寅，居敬也。”“寅，敬惕也。”简文此处当是因文王病重，不能斋戒沐浴，故以居敬而郑重其事。^[10]按：楚简“寅”作，确与该字右侧近同。然将其视作水名，与此前所见同类辞例有较大差别，已有不少论者指出。廖名春先生则认为“渍”当读为“馈”，是天子诸侯每月朔朝庙的一种祭礼，“戊子，自馈”是说在戊子日文王亲自举行馈食礼。^[11]单育辰先

生将该字隶定为“澳”，《说文》小篆“贵”作（卷六下），从“𠂔”从“贝”；在传抄古文中，更有单从“𠂔”的“贵”字，如《古文四声韵》4.8“贵”作、、、诸形；郭店简《成之闻之》中的当隶定为“𠂔”，读为“贵”。^[12]按：单先生的论述是极有见地的，尤其是所引传抄古文与《保训》所见字有相当大的可比性，《清华简（壹）》便支持单先生之说。^[13]李学勤先生在《补正》中指出该字右从《说文》“古文𠂔”的“𠂔”。按：该字隶作“澳”为是，即“溃”，读作“𣶒”，或“沫”、“𣶒”。郭店简《尊德义》见及“沫”，作，当读作“溃”。^[14]《汉书·礼乐志》云“沫流赭。”颜师古引晋灼语“沫，古𣶒字也。”此处“溃水”实可与《尚书·顾命》的“𣶒水”对读。《说文》云“沫，洒面也。从水未声。𣶒古文沫，从页。”“沫”字甲骨文作，《殷虚书契后编》见及“我沫其”之辞例，或即用洒面义。^[15]战国的金文则如下所示：^[16]



（王子申孟）



（王孙遗者钟）



（书也缶）







（王子午鼎）









（陈逆簋）

该字金文恒见，因吉金多有“眉寿”习语（亦见诸《诗经》），与金文辞例相合，该字被认作“眉”字，然字形理解向有异辞。林沅先生指出该字实为“沫”，通作“眉”。^[17]按其字形，象二手持盆倾注水于头上，^[18]即“洒面”之谓也。该字多简化孳乳，视其变体，或省双手，或省水，其演变规律尚有迹可循，最省者可作“沫”。尤其是陈逆簋所见字，与《说文》所引“沫”字古文殆同。𣶒公盨见及“厥𣶒（沫）唯德”，当与周人珍视的“德”有涉。

二 “𣶒（𣶒—朕）疾𣶒甚”解

先看“朕”字。《保训》简2作，简3作，简10作。《释文》隶作“朕”，认为是“朕”字误写，谓战国楚文字所从的“𣶒”与“𣶒”易混。《清华简（壹）》隶作“𣶒”。按：“朕”字从舟从𣶒，楚文字写作（屈子赤目

吾）。“𣶒”楚简写作（信阳楚简，“𣶒”楚简作（望山楚简），《保训》的确误“𣶒”作“𣶒”。郭店楚简《唐虞之道》第26号简见及“朕”，即“𣶒”字，写作，读作“倦”，所从系“𣶒”，与《保训》所见相类。李学勤先生于《补正》指出该字右侧中间只作一小横，近于“朕”字，与第3、10号简误为“朕”有异。

再看。对该字的释读，歧说丛出。《释文》隶作“𣶒”，认为即“適”字，引裴学海《古书虚字集释》：“犹方也。”黄人二先生在此基础上认为读作“替”，训“废”。^[19]李学勤先生在《补正》中将该字释作“壹”，指出清华简屡见“懿”字，左旁皆是如此，“壹甚”即“一甚”，“壹”为强调语气的助词。然相关材料尚未公布，难以作进一步讨论。李守奎先生在清华简《保训》座谈会上指出该字可以讨论，楚简中此字多次出现，陈剑先生曾把它释为“琮”，假如释为“琮”，就可以从其他方面去考虑；^[20]后李守奎先生读作“重”；^[21]在《清华简（壹）》中，李氏又将该字隶作“𣶒”，谓新蔡葛陵楚简见及“𣶒”字，从刘乐贤先生说，其义为速，疑是“𣶒”，即“捷”字，简文此句意云病势迅速加剧。网友“小狐”亦认为当释为“𣶒”，字又作“𣶒”，《说文》：“𣶒，疾也。”^[22]孟蓬生先生认为此字与“𣶒”字无关，其读音当在侵（谈）部，古音侵、谈、东相通，故上博简、郭店楚简相关字读作“从”；《保训》字可以读为传世典籍中表示“疾病加剧”的“𣶒”字，“𣶒”字古音在谈部。《尚书·顾命》云“王曰：呜呼，疾大𣶒，惟几，病日臻。”“疾𣶒（𣶒）甚”与“疾大𣶒”语意尤近。《列子·力命》：“季梁得疾，七日大𣶒，其子环而泣之。”《南史·齐宗室列传》：“帝疾𣶒甚。”^[23]《南齐书·宗室列传》：“帝不豫，遥光数入侍疾。帝𣶒甚。”^[24]“𣶒”与“甚”意义相同，两字应该看作并列结构。^[25]孟蓬生先生的释读颇具卓识，尤其可与《尚书·顾命》对读（《保训》与《顾命》开篇极为相近），较有说服力。何家兴先生亦读作“𣶒”，不过认为该字可能从“𣶒”、“𣶒”、“止”，为“𣶒”字异体。^[26]郭店简《语丛四》第21号简云“一𣶒一来。”隶作“𣶒”，即“𣶒”。该字

以及何先生所引其他从“𡗗”的字，“𡗗”象两手相合，二手向心，而《保训》“𡗗”的中间部分左右两侧是通下的，与“𡗗”有较大差距。何先生认为《保训》该字与上博简《性情论》的𡗗完全吻合，可商。苏建洲先生认为“𡗗”字上部应是“帝”字，当隶作“𡗗”，读为“渍”；“帝”字端纽锡部，“渍”字从纽锡部，二者音近可通。《吕氏春秋·孟春纪·贵公》云“管仲有病，桓公往问之，曰‘仲父之病矣，渍甚，国人弗讳，寡人将谁属国？’”高注云“渍，亦病也。”^[27]苏建洲先生的观点结合字形与文献，提供了新的思路。苏先生的释读从古玺出发，而楚文字（如帛书乙的𡗗）中的“帝”亦可与之比勘。然楚简的“帝”字下部多有一撇一捺，径将“𡗗”的上部隶作“帝”，恐有讨论的空间。林志鹏先生以为苏建洲先生之说近是，并指出惟简文及所引《吕览》文皆当读为“底”；“帝”（端母锡部）、“渍”（从母锡部）、“底”（群母支部），音近可通，有病重不治之意。^[28]孙合肥先生认为该字释为“适（適）”，字形分析为从“辵”省，“帝”声。“适”训方，表示时间，相当于“正”、“正在”。^[29]孙先生的读法同《释文》，并与苏建洲先生一样将“止”上部分隶作“帝”。曾侯乙墓竹简所见𡗗，《楚系简帛文字编》即释作“適”。^[30]综观以上诸家的观点，都有成立的可能，均不能轻易排除。“𡗗”读作“適”、“渐”、“渍”，文义均可通，而问题归根到底仍是对字形的判读。愚意以为将“𡗗”看作“遣”字异体，或将上部直接视作“帝”，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。

“𡗗”的字形并非首见，此前也发现有类似的字，然聚讼纷纭，未有定讞。相关字大抵可如下表所示：

包山楚简	𡗗 (173)
新蔡楚简	𡗗 (零: 189) 𡗗 (零: 484) 𡗗 (零: 300)
郭店楚简	𡗗 (《缙衣》16)
上博楚简	𡗗 (《缙衣》9) 𡗗 (《周易》14) 𡗗 (《鬼神之明、融师有成兵》8)

对上述文字的释读，可谓歧说迭出。以上诸字两横之间往往没有竖笔直接通下，与《保训》的“𡗗”能否类观尚待考察。《楚系简帛文字编》释作“𡗗”的字，作𡗗（包山楚简）、𡗗（望山楚简）、𡗗（新蔡楚简）、𡗗（九店楚简）等，^[31]它们竖笔或通下或否。此处竖笔是否通下，当不影响对字形的判读。果其如此，“𡗗”与上表所列诸字，殆属一类。鉴于楚文字“𡗗”多为缘饰，“𡗗”的干扰亦当忽略。郭店楚简、上博楚简的《缙衣》可与传世文献对读，无疑是重要的线索。上博楚简《缙衣》第9号简云“𡗗容有常。”郭店楚简《缙衣》第16号简云“𡗗容有常。”传世本谓“从容有常。”李零先生指出上博简与郭店简所见字相似，好像都是从甬得声。^[32]魏宜辉先生曾在李零先生的基础上续作阐发，𡗗笔者也曾依循这一思路，𡗗然于今看来，犹有未愜。

孟蓬生、何家兴先生将该字读作“渐”，是一条重要的线索。若能在字形的推求上进一步完善，无疑更具说服力。陈剑先生认为此类字与“琮”有关。陈先生通过对相关字演变规律的揭橥，指出“𡗗/互”符在古文字资料中所代表的读音，其声母多为齿音，韵部则分布在冬、侵、幽、东几部。^[35]古音侵、谈、东相通，该字可读作“从”，亦有通转为“渐”的可能。何况《保训》与《顾命》可相对读，增强了此说的说服力。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便径将该字隶作“𡗗”。^[36]


三 “用乍（作）三墜（降）之惠（德）”解

楚文字中的“降”，楚帛书作𡗗、𡗗，或作𡗗（郭店楚简《五行》），隶作“墜”。《保训》所见“降”字，作𡗗，从土，当隶作“墜”，同上博简《吴命》所见“降”，与“墜”均为“降”之繁构。“三降之德”与《保训》的“中”字一样，释读无疑义，然诠释多歧，莫衷一是。《释文》并未就“三降之德”作出解释，后李学勤先生在《补正》中引上博简《容成氏》：“昔舜耕于鬲丘，陶于河滨，渔于雷泽，孝养父母，以善其亲，乃及邦子。尧于是乎为车十又五乘，以三从

舜于畎亩之中。”^[37]李先生认为此处舜“作三降之德”，“三降”疑即指尧的“三从”，意思是舜有德感动尧三次降从。李均明先生谓“降”通“隆”，重、大的意思，《韩诗外传》：“君人者降礼尊贤而王”之“降礼”，《荀子·天论》作“隆礼”，遗嘱所言“三降之德”当为史籍常见之“三德”。^[38]林志鹏先生认为指天、地、人三德，引《大戴礼记·四代》：“子曰：有天德，地德，有人德，此谓三德。”上博竹书《三德》简1：“天供时，地供材，民供力，明王无思，是谓三德。”^[39]《清华简（壹）》也认为“三降之德”与“三德”有关，引《书·洪范》：“三德，一曰正直，二曰刚克，三曰柔克。”廖名春先生认为“三”并不等于“三降”，不能说问题已得到了解决，并进一步认为“降”当读为“愉”，“三降之德”即“三愉之德”，也就是“三乐之德”，谓在舜的治理下，百姓都安居乐业，各得其所。^[40]倪木兰先生则谓“三降”即“三代以降”的简称。^[41]周凤五先生则认为字为“降”而读为“陟”，是楚简特殊的用字现象，“三陟”是说舜被尧试用九年，每三年考核一次，历经九年三次考核，而登上帝位。^[42]有学者认为“三降之德”即是指舜举伯夷、伯禹、后稷三人而降以治民，文献多有称述。^[43]黄人二先生持论与“子居”近同。^[44]

愚意以为，上述诸说均有未安。欲澄清“三降之德”，首先需要明确两点：其一，“三降之德”的主语是什么；其二，能否与上下文相协，也就是说，所谓“三降之德”并不是孤立的。简文云“舜既得中，言不易实变名，身兹服惟允，翼翼不懈，用作三降之德。”“三降之德”的主语是虞舜，而非帝尧，文意甚明。故“三降之德”当与上博简《容成氏》帝尧“三从”无关。不少学者将“三降之德”视作“三德”，正如廖名春先生所指出的，“三”并不等于“三降”。实际上，“三德”的指称于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习见（包括与《保训》文体相类的《尚书》、《逸周书》），然所指涉的内容不尽相同，如《尚书·洪范》出现的“三德”指“正直、刚克、

柔克”，而《周礼·地官·师氏》云“以三德教国子：一曰至德，以为道本；二曰敏德，以为行本；三曰孝德，以知逆恶”。“三德”与“三降之德”恐难比附。而将“降”读作“愉”或“隆”，系从假借角度出发，存在一定的合理性。^[45]至于将“三降”看作“三代以降”的简称，或有增字解经之嫌。

笔者认为，“三降”的行为主体是虞舜，而非其他，且“降”的涵义攸关文意的疏通。“降”者，“下”也，但又绝非简单的“下”。“降”往往与“陟”相对，是先秦的一个带有神圣性的语汇，其主语多为富于神性之人、物。《离骚》云“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”屈原降生言“降”，盖显扬身世，为全诗之神圣离奇色彩奠以基调。甲骨文作，从阜从倒步，卜辞多见“降祸”、“降灾”之语，相关辞例亦见诸《诗》、《书》等文献，指从天而降之物。“降”字从阜，象由山而下，而神山往往是通天之物，如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云“有登葆山，群巫所从上下也。”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曰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曰“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。”《诗经·大雅·崧高》曰“维岳降神。”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云“黄帝妻雷祖，生昌意。昌意降处若水。”其主语皆为有神格之人、物。此处“三降之德”，亦可与《伪古文尚书·大禹谟》“德乃降”之语对读。虞舜系拥有神格的“帝”，言其“降”，正如《天问》言大禹“降省下土四方”，正如清华简《楚居》简1谓“季连初降于騶山”。这里可以明确“三降”的主语是虞舜，而在时间上，是虞舜“受厥绪”之前。笔者最初曾怀疑“三降”指虞舜“历试诸难”，或者指涉舜“耕历山，陶河滨，渔雷泽”三事。然问题的解决，还是端赖于对上下文的疏通。《保训》云舜“求中”，继而“得中”，笔者认为虞舜此处所求之“中”乃地中，“求中”以建都。^[46]《庄子·徐无鬼》云“舜有殯行，百姓悦之，故三徙成都，至邓之墟十万家。”《艺文类聚》十一引《尸子》云“舜一徙成邑，再徙成都，三徙成

国，其致四方之士。尧闻其贤，征之草茅之中，与之语礼，乐而不逆。与之语政，至简而易行。与之语道，广大而不穷。于是妻之以嬀，媵之以娥，九子事之，而托天下焉。”《管子·治国》云“故舜一徙成邑，二徙成都，三徙成国。”《吕氏春秋·慎大览·贵因》云“舜一徙成邑，再徙成都，三徙成国，而尧授之禅位，因人之心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一引《帝王世纪》：“（舜）家本冀州，每徙则百姓归之。”文献艳称虞舜“三徙成国”，正是虞舜“三降之德”的注脚。“三徙成国”之后，“而尧授之禅位”（《吕氏春秋·慎大览·贵因》），与此处虞舜“求中”、行“三降之德”后“帝尧嘉之，用受厥绪”，实若合符节。

相传尧都平阳，舜都蒲坂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业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定为唐尧之都，^[47]即所谓“河东”之地。上博简《容成氏》简6、7云“昔尧处于丹府与藿陵之间，……于是乎方百里之中，率天下之人就，奉而立之，以为天子。”^[48]《保训》云“厥有施于上下远迩，乃易位设稽，测阴阳之物，咸顺不逆。”实为虞舜求“地中”之举，求“地中”要讲求“天地之所合也，四时之所交也，风雨之所会也，阴阳之所和也”（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），以圭表正日影、测阴阳。2002年，被视作“尧都平阳”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墓IM22出土了一件漆木杆IM22:43，残长171.8、上部残损长度为8.2、复原长度为180厘米，漆杆被漆成黑绿相间的色段加以粉红色带分隔，时代为陶寺文化中期（前2100～前2000年）。根据实验及与文献的对照，何弩先生认为IM22:43漆杆为圭表日影测量仪器系统中圭尺。^[49]这一发现极为重要，证实了尧舜时期圭尺的存在，相当于《保训》的“稽”。所谓虞舜“求中”、“得中”、“三降之德”，均不无真实的历史背景。

这里附带谈及“德”字。虞舜之“德”，为文献所艳称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云“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。”虞舜之德，在其孝，在其仁，儒家以其为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之楷

模。2002年，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从香港购藏了一失盖的有铭铜器，名曰“夔公盨”。据李学勤先生考证，“夔”字当读为“遂”，是姚姓的遂国之遂，乃虞舜之后，历史悠久。^[50]该器屡见“德”：“降民监德……厥贵唯德，民好明德……益求懿德……心好德……民唯克用兹德，亡悔。”“德”字凡六见，饶宗颐先生谓即墨子书所谓“重有（又）重之”，庄子谓之“重言”，此为古贤劝善叮咛再三之习惯^[51]——一如《保训》的“中”。果若“夔公”即“遂公”，则遂公称述祖先虞舜之“德”，亦可见虞舜德行之深入人心。而西周以降，对“德”推崇备至，显扬虞舜之德。

注释：

[1] 李学勤主编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（壹），中西书局，2010年。

[2] 《保训》之“保”，笔者认为读作“宝”，不过以“保训”作篇题，因俗就众，并无问题，本文一概作《保训》。

[3]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〈保训〉释文》，《文物》2009年第6期。

[4] 李学勤《清华简〈保训〉释读补正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09年第3期。

[5] 李锐《读〈保训〉札记》，孔子2000网2009年6月17日（<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admin/list.asp?id=4028>）。

[6] 陈伟《〈保训〉字句试读》，李学勤主编《出土文献》第一辑，第58页，中西书局，2010年。

[7] 李零《读清华简〈保训〉释文》，《中国文物报》2009年8月21日第7版。

[8] a. 林志鹏《清华简〈保训〉“自演水”补释》，简帛网2009年10月20日（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157）；b. 林志鹏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〈保训〉校释》，简帛网2010年4月9日（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241）。

[9] 小狐《〈保训〉“演水”臆解》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0年3月15日（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how.asp?Src_ID=1110）。

[10] 李锐《读〈保训〉札记》，孔子2000网2009年6月17日（<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admin/list.asp?id=4028>）。

[11] 廖名春《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〈保训〉释文〉初读》，李学勤主编《出土文献》第一辑，第65页。

[12] 单育辰《佔毕随录之十一》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8月3日（<http://www.guwenzi.com/>）。

SrcShow.asp? Src_ID=862)。

[13] 李学勤主编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（壹），第 144 页。

[14] 白于蓝编著 《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》，第 202 页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8 年。

[15] 徐中舒 《甲骨文字典》，第 1207 页，四川辞书出版社，1989 年。

[16] 汤余惠主编 《战国文字编》，第 750～751 页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1 年。

[17] 林沄 《古文字研究简论》，第 45～46 页，吉林大学出版社，1986 年。

[18] 康殷 《古文字形发微》，第 97 页，北京出版社，1990 年。

[19] 黄人二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〈宝训〉校读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2009 年第 6 期。

[20] 刘国忠、陈颖飞 《清华简〈保训〉座谈会纪要》，《光明日报》2009 年 6 月 29 日第 12 版。

[21] 李守奎 《〈保训〉二题》，李学勤主编 《出土文献》第一辑，第 78 页。

[22] 小狐 《〈保训〉读札》，简帛网 2010 年 4 月 5 日（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240）。

[23] 《南史》卷四一《齐宗室列传》，第 1040 页，中华书局，1975 年。

[24] 《南齐书》卷四五《宗室列传》，第 789 页，中华书局，1972 年。

[25] 孟蓬生 《〈保训〉“**𠄎**疾甚”试解》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 2009 年 7 月 10 日（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844）。

[26] 何家兴 《也说〈保训〉中的“遣”》，简帛网 2009 年 8 月 19 日（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131）。

[27] 苏建洲 《〈保训〉字词考释二则》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 2009 年 7 月 15 日（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849）。

[28] 同 [8] b。

[29] 孙合肥 《清华简〈保训〉“适”字补说》，简帛网 2009 年 8 月 22 日（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133）。

[30] 滕壬生编 《楚系简帛文字编》（增订本），第 152 页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8 年。

[31] 滕壬生编 《楚系简帛文字编》（增订本），第 113 页。

[32] 李零 《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》，第 43 页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9 年。

[33] 魏宜辉 《再论郭店简、上博简〈缁衣〉用为“从”之字》，张玉金主编 《出土文献语言研究》第一辑，第 67～72

页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6 年。

[34] 陈民镇 《“朕疾渐甚”刍议》，简帛网 2010 年 11 月 15 日（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333）。

[35] 陈剑 《释“琮”及相关诸字》，“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 2006”论文，武汉大学，2006 年 11 月 8～10 日；又载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 2007 年 12 月 18 日（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270）。

[36] 程少轩、邬可晶主编 “清华简字形辞例检索数据库 1.1 版”《释文索引》，2011 年 1 月。

[37] 马承源主编 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（二），第 259～260 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。

[38] 李均明 《周文王遗嘱之中道观》，《光明日报》2009 年 4 月 20 日第 12 版。

[39] a. 林志鹏 《清华大学所藏楚竹书〈保训〉管窥——兼论儒家“中”之内涵》，简帛网 2009 年 4 月 21 日（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034）；b. 同 [8] b。

[40] 廖名春 《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〈保训〉释文〉初读》，李学勤主编 《出土文献》第一辑，第 68 页。

[41] 倪木兰 《清华楚简〈保训〉篇新解——兼论“中”之含义》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 2009 年 11 月 4 日（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960）。

[42] 周凤五 《清华简〈保训〉重探》，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五周年纪念会论文集》，2010 年。

[43] 子居 《清华简〈保训〉解析》（修订版，《学灯》第十二期，2009 年 11 月 1 日（<http://www.zhongguosixiang.com/thread-17247-1-4.html>））。

[44] 黄人二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〈宝训〉校读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2009 年第 6 期。

[45] 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 《古字通假会典》，第 13 页，齐鲁书社，1989 年。

[46] 关于《保训》“中”的分歧及理解，参见陈民镇：《清华简〈保训〉“中”字解读诸说平议》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 2011 年 9 月 19 日（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1655）。

[47] a. 黄石林 《陶寺遗址乃尧至禹都论》，《文物世界》2001 年第 6 期；b. 陈民镇 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——虞朝、良渚文化考论》，第 176 页，安徽大学出版社，2010 年。近来何弩等先生的发掘与研究使该观点的立论更为坚实。

[48] 马承源主编 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（二），第 254～255 页。

[49] 何弩 《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 IM22 出土漆杆“圭尺”功能试探》，《自然科学史研究》2009 年第 3 期。

[50] 李学勤 《论**𠄎**公盨及其重要意义》，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2 年第 6 期。又饶宗颐、刘雨等先生认为系“𠄎公”。

[51] 饶宗颐 《**𠄎**公盨与夏书〈禹之总德〉》，沈建华编：《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》，第 49 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。

（责任编辑：赵宠亮）